

不良率突增 农商行资产频亮“红灯”

亟待筑牢风险防火墙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欧阳剑环 彭扬



视觉中国图片

多因素致不良率飙升

据同花顺统计,今年以来已有6家银行的信用等级被调降,其中有5家为农商行,占比超过8成。7月,东方金诚将山东邹平农商行主体评级下调至A+,评级展望为负面。信用等级被调降的背后则是诸多农商行不良率“节节升高”的态势。

近期,多家农商行不良率飙升引发市场关注。多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不良率飙升折射出部分农商行公司治理水平较低、风控水平不高、不良认定标准较松等共性问题,可能会有更多农商行爆出不不良率飙升情况,但不会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监管层也在加强风险监测和跨区域监管协调,引导农商行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制。

东方金诚表示,跟踪期内区域信用风险持续暴露,邹平农商行不良贷款大幅攀升,拨备覆盖率低于监管要求,资产质量明显下行。截至2017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9.28%,相比2016年末上升6.85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由215.30%下降至59.28%。

6月底,贵阳农商行被中诚信下调主体信用等级和二级资本债券信用等级。评级报告显示,贵阳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末的4.13%猛增至2017年末的19.54%;资本充足率从2016年末的11.77%降至0.9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则降至-1.41%;不良贷款拨备覆盖

率从161.25%下降至34.15%。

河南修武农商行近日公布的年报显示,该行不良贷款率从2016年末的4.5%升至2017年末的20.74%;资本充足率从12.92%降至-0.75%,拨备覆盖率从191.06%降至43.44%;山西侯马农商行2017年年报显示,2017年末不良率高达26.28%,资本充足率为1.98%,拨备覆盖率只有33.5%。

业内人士认为,农商行不良畸高的情况,主要是较大的历史包袱、较低的风控水平以及当地经济结构等多种因素的结果。

“部分农商行不良率激增的原因或在于这

些机构之前没有如实反映真实信贷资产质量,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藏着掖着,否则不可能一下陡增这么多。”华中地区某农商行业务负责人赵明(化名)坦言。

在他看来,这些机构以前发放的贷款可能集中于某个行业,一旦该行业低迷,也会导致投入的信贷资金无法退出形成不良。除此之外,也可能是名义合规实际违规发放了贷款而形成不良。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以贵阳农商行为例,2011年,该行由当地几家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合并而来,业务

基础较为薄弱,历史包袱较重,风险管理水平低下。2017年强监管之下不良认定标准大幅严格,贵阳农商行将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列入不良贷款,导致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暴增。

事实上,从银监系统发布的行政处罚看,农商行在资产质量方面存在不少乱象。今年3月,海南银监局公布的罚单显示,文昌农商行、海口农商行和三亚农商行分别领罚40万元、45万元和40万元,案由均为通过定向资管计划将不良贷款虚假出表,人为调节监管指标。

信用风险或进一步暴露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农商行平均不良率从2016年的2.49%升至2017年末的3.16%,至今年一季度末继续上升至3.26%。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农商行不良风险集中暴露,与当下推进存量风险暴露、不良贷款确认趋严的监管环境分不开,后续不排除一些小区域区域性银行的问题资产有继续暴露的可能。

“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农商行资产规模小、资本金较小和抗风险能力弱。”赵明认为,农商行、农信社是扶持农户、中小微企业的主力军。

相对国有大行主要扶持的国企、央企、上市公司以及股份行扶持的平台等来说风险要更大。

“信贷业务风险暴露仍然是当前农商行面临的主要问题,经营区域集中于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面临较大环保达标难度等地区的农商行资产质量仍存在较大的下行压力。”徐承远认为,除此之外,近年来,部分农商行资金业务投入过大,规模增长过快,但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未及跟上,随着监管趋严以及市场波动加大,其资金业务存

在风险暴露的可能。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发布的多个文件都对农商行的经营业务产生了较大影响。日前,资管新规的配套政策《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出台。赵明表示,资管新规对各地地区的影响不一而足,以该行所在省份为例,没有一家农商行拥有资管牌照,仍然是靠传统业务和产品与其他银行机构竞争。资管新规直逼

中小农商行要在期限内逐步压缩资管产品。按照资管新规的要求,中小农商行大多已经“玩”不下去了,只能回归传统业务。

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杨芮认为,在严监管、去杠杆的背景下,农商行可能面临的风险不仅是信用风险加速暴露;随着对资本补充的需求加强,还有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另外,由于大部分农商行由于利息收入占比较高,容易受到利率波动影响,银行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利率风险。

构筑风险防火墙

重仅11.54%,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较小。

“未来在管好存量的同时,要控制增量。”赵明认为,对于新增贷款,要一律严格把握准入合规,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要求,对经营性现金流及后期还款来源严格测算,确保新增贷款质量。对于已扶持的企业,应加强贷后跟踪管理,只要企业经营正常,资产负债率合理,后期行业发展前景较好,就应该持续支持,而不应直接抽贷。

与此同时,处置存量不良资产力度应进一步加大。杨芮表示,除了常规核销、清收、重组、上迁、抵债、减免等方式外,可以积极探索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机制,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从资产持有转向资产服务。此外,可结合《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让的指导意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合理筛选目标客户,持续、稳妥、积极推进债转股相关业务。

“整体来看,在当前的外部环境下,业务开展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大与农商行等中小银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是导致此类银行风险暴露的根本原因。”徐承远表示,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应加快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以匹配业务开展面临的风险管控需求;另一方面,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应积极发挥自身扎根地方、熟知地方经济产业环境等优势,深耕细作,回归业务本源,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同时,对于风险暴露,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应积极寻求股东、地方政府等外部支持,发挥省级联社体制优势,及时有效化解风险,避免风险的扩大与蔓延。

对于监管部门而言,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殷剑锋建议,一方面要迅速完善落实存款保险制度,不能让存款人受到损失。另一方面要出台金融机构兼并重组、破产倒闭的具体办法,一旦有资

不抵债的情况要坚决处置。他说:“这两方面的办法应是配套的,监管部门要尽快做好准备。金融机构破产退出的机制明确之后,说明当局已有应对未来可能发生风险的手段,将有助于市场信心的确立。”

在监管方面,杨芮表示,未来一是可以建立健全银行不良贷款的监测制度,完善银行客户监测预警系统。对于农商行一类的区域性银行,有必要加强跨省跨区域的协同监管。二是为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化解和清收处置不良贷款提供更多途径,可以考虑效仿以前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与四大行对接处置不良资产的模式,以成立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对接地方性商业银行处置存量的不良资产。三是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引导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制。避免农商行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一味“冲规模”、“拼速度”而“轻质量”的现象产生。

近六成银行股破净

多家A股银行大股东出手稳定股价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4日收盘,沪深两市共有15只银行股破净,在上市银行中的占比超过57%,在此背景下,已有多家银行高管出手护盘,进行增持。分析人士认为,目前银行板块A股估值已接近历史低部区域,投资者“用脚投票”的背后是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利空在股价上的反映。当前银行板块投资价值凸显,后市可积极关注估值修复机会。

近六成银行股破净

Wind数据显示,截至24日收盘,26家上市银行股的平均市净率为0.987倍,其中7只银行股市净率甚至不足0.8倍。股份行已成为A股市场的破净“重灾区”,除招商银行外,华夏、光大、浦发、民生、中信、平安和兴业等7家股份行悉数破净,其中华夏银行市净率在上市银行中垫底,民生银行和光大银行市净率

也仅为0.708和0.729。城商行和农商行方面,北京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也纷纷破净。

H股上市银行则更为窘迫。Wind数据显示,截至24日,14家在港上市的内资银行股中,除招商银行外悉数破净。其中,重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的市净率不足0.5倍。尽管最近两周港股上市的几家农商行股价波动较大,表现不尽如人意。

“银行板块估值大概率处于历史低位。”川财证券分析师杨欧雯认为,资产质量好、不良资产暴露比较完整的银行股具有配置价值,预期将获得超额收益;另外,市场担心的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因素已经反映在股价上,近期没有基本面上的利空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下发的资管新规则在理财产品的投资、持有和上都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放松。杨欧雯表示,监管全面考虑了现有的信用存量风险,对于非标资产采取了总

量控制,单只放松的原则。在保证严格穿透底层资产的情况下,放松对非标投资的限制,有利于缓解当前非标资产风险积压,防范金融风险。压制银行板块估值的核心原因有所缓解,看好银行板块短期估值修复的机会。

上市银行出手稳定股价

在银行股破净潮涌的背景下,已有多家银行出手稳定股价。

7月17日,杭州银行发布《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提示性公告》称,自6月19日起至7月16日,杭州银行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

根据稳定股价预案,杭州上市后三年内,若股票每年首次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杭州银行将通过公司回购股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董事(不含独立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江苏银行17日公告称,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至7月12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本行股份4,06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52%。

17日,常熟银行发布《关于建议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称,截至公告日,该行股价已经出现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0%(7.43元/股×80%=5.944元/股)的情况,已满足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条件。

业内人士认为,各种悲观预期已在打折的银行股价上反映得较为充分,与此同时,上市银行股东、高管出手进行增持也向市场释放了信心。从中长期看,在银行业稳健向上的大背景下,板块全年绝对收益确定性依然较强。

惩戒“老赖”关口前移 防范化解银行业风险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中国银行业协会(简称“中银协”)近日联合4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首次发布了140家严重失信债务人公示催收债权的公告,涉及债务规模本息合计250亿元,引发舆论各界关注。据透露,未来中银协将发布《严重失信债务人信息管理办法》。银行业内人士指出,中银协此举有意将失信惩戒的关口前移,既有利于推进银行业失信惩戒机制建设,又有利于进一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拖欠本息合计高达15.9亿元

中国银保监会高度重视行业协会推进涉金融失信惩戒工作,郭树清主席强调,中银协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职能作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步建立长效机制;要强化维权职能,扎实开展“四个一批”专项治理活动,即“督办一批、通报一批、公示一批、制裁一批”。

中银协首席法律顾问卜祥瑞称,此次中银协联合4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对140户严重失信债务人进行公告催收债权,就是“公示一批”的具体行动。此次涉及本金181.5亿元,利息68.1亿元,本息合计249.6亿元。金额最大失信债务人是工商银行总行报送的云南惠嘉进出口有限公司,拖欠本息合计高达15.9亿元,金额最小失信债务人是富滇银行总行营业部报送的宣城市大禹经贸有限公司,其拖欠本息也有728万元。

卜祥瑞表示:“此次我们采取‘公告’形式,而非银行内部‘黑名单’、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形式,目的在于将防范关口前移,另外也能避免误伤企业。”

打击逃废债永远在路上

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相对于中国银行业250万亿元左右的资产规模而言,当前逃废债的规模可能并不大,但金融风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惩戒老赖、打击逃废债行为,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将起到重要作用。

那么,严重违约失信人如果继续违约,将面临何种惩戒?据悉,列入中银协严重失信债务人名单的企业,若不能依法依约清偿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本息,将无法在相关银行乃至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新增授信,银行业金融机构也不会为其开立新的结算账户,其法定代表人个人办理信用卡也将受到限制。同时,相关银行将分别采取诉讼、申请保全财产、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将之列入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措施,依法维护银行业金融机构合法权益。

“打击逃废债永远在路上,中银协将在司法机关、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监管机构的支持下,坚定不移地推进银行业失信债务人联合惩戒工作,建立健全银行业失信债务人、银行从业人员失信惩戒机制。”卜祥瑞指出,一是适时发布《严重失信债务人信息管理办法》;二是根据银保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试行)》发布联合授信成员银行协议、联合授信银企合作协议示范文本,发布银行业失信惩戒示范合同条款;三是编辑出版逃废银行债务典型案例,集中通报银行业严重失信债务人逃废银行债务情况;四是探索建立涵盖联合授信、担保总额、失信被执行人、失信债务人、失信银行业从业人员、失信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不良债权转让、票据公示催告等等一系列信息为核心的信息查询服务平台,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差异化信息咨询服务;五是适时向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中国网)报送严重失信债务人信息,扩大其公示催告范围;六是对严重失信债务人已经构成拒执罪的,集中向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反映情况,提示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刑事自诉等措施依法维权,打击逃废银行债为行为。

卜祥瑞说,为有效推进银行业失信惩戒工作,中银协将与银行业金融机构携手探索对严重失信债务人债务追索的正向激励机制,如对社会提供提供银行业金融机构不掌握且属于失信债务人有效的财产信息的给予必要的奖励等。中银协还将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涉金融失信惩戒方面的诉求,推动《失信惩戒条例》等信用立法工作。